

漢魏六朝文史論衡

刘志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漢魏六朝文史論衡

志高錄



刘志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刘志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25 - 5614 - 4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②文学史—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30.3 - 53②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523 号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

刘志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稽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10 字数 360,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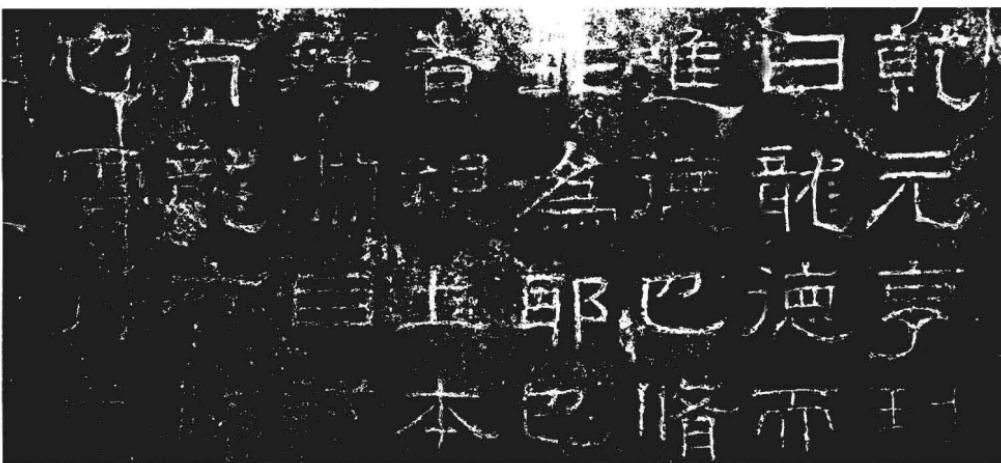
印数: 1—1,100

ISBN 978 - 7 - 5325 - 5614 - 4

— I · 2216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河南省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立项成果，“211工程”建设标志性成果，获郑州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西安碑林藏汉《熹平石经》残石（张典友摄）



汉“惟祀与戎”铭祭祀画像镜 引自王趁意著《中原藏镜聚英》



汉画像石“讲经图” 南阳汉画馆藏

刺秦王不就
而誅於秦也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劉良

曰丹太子名也秦始皇也往善經
曰史記云燕太子丹故嘗薦於趙
而秦王攻生於趙少時與丹驩及
後立為秦王而丹實於秦之王遇
之不善丹怒而止歸求為報
全者於是令軻西刺秦王也

丹祖

音達步亭二張既

祖者母秦道以

送於易水上

相送也今童陵主
奉祖下有道字

高漸離擊抗

陸士衡文集

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機士衡

賦一

文賦并序

感時賦

并序

瓜賦

豪士賦

并序

思親賦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知不足斋藏影宋钞本《陆士衡文集》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

晉二俊文集叙

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事徐良瞻

良瞻幼閑晉陸機士衡傳太康末士衡與弟雲
士龍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
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嘗伸卷反覆求二
俊所以名於世者張華所以稱道而有得士之
喜者觀之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並駕於兵戈
擾攘之間聲聞閑肆人無能出其右者時號二
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
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

庚子山集注卷之二

賦

哀江南賦并序

▲哀江南賦者，袁粲^一也。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闕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宋玉，戰國時楚人。梁武帝都建鄼，元帝都江陵，二都本戰國楚地，故云。舊本序列諸篇，《哀江南賦》在《鄖竹枝賦》之後。今爲詮解，其文繁多，特爲一卷。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一（作士）杜元凱之平生^二，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一作狼狽，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

中华书局1980年版《庚子山集注》

創一代文學派領袖而孔子國（孔子第十一代），荀子之後而義之
的孔顏達（孔子第十三代）著。其實，繼孔子刪《詩》傳《文選》
到孔氏后裔李公諱之乃至躬身文學創作，孔氏以家傳方式而

傳文名，已配得上杜甫一詩是吾家事，而目豪。故作為
“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還有被黃庭堅稱為“三苏軼壁”，三
孔父譽”的宋代三孔——孔文仲、孔成仲、孔平仲，以及清代
以“桃源扇”著名而孔尚任也。但說到底承漢王，而後，自
孔遠大，首其高迈气概，则孔融最足作为而重思想文化等深
而轉型为掌名作家的代表。为人读其公私诗集一卷之二，古
老而矣，管仲少因逐，或每面意其以文化自立的痕迹，不
知其家室之间，確然一脉相承，遺韻。

中 篇 小 引

本篇意題為：愚士不遇与志道。兩說。

實在說來，中國文學史不會說這是一部之謂的愚士不遇賦。愚士不遇的失意，皆難于志道。堅約，不仅是成就中國文學的創作“風氣”的重要動力源泉，更是中國文學藝術崇尚的精神氣息与境界和重要根源。本篇共論三位作家：孔融、辯、陳信，自不例外。不過，必需指出的是，如此三位作家，確實也代表了中國文學創作的三種特別類型，還當

別具只眼解談：

若端“愚士不遇”之輩，中人，人们自然會想到愚士，孔子。

岩漁先生曰：簡，學界乃是推崇他們能主思想文化藝術

序 一

傅 刚

我与刘志伟兄相交有年，犹忆 1997 年他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我适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初次相识，便觉志伟兄谦逊朴实，然于学问孜孜不倦，他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我专业相同，有许多共同讨论的话题，于是成为学术上可相切磋的朋友。

始知志伟兄师从郑文先生，为其高弟，其负笈上京，亦博闻见，以广知识。他的言谈颇有抱负，亦知其志向不凡。志伟兄北京大学成回到西北师范大学母校，北京距兰州虽有一些距离，但他的消息却时常能够有所传闻。不久便听说他又随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业争求上进。偶见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常有精卓意见，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便再回顾他在北大与我讨论时的情形；其钻研求实的精神，则一一展现于其文章中，心中不断为他的进步叫好，亦对自己常有所激励，颇为结识这样一位道友而高兴。

前几年听到他调到郑州大学，郑州大学文学院是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他担任《文选》学会副秘书长，这样，我们的接触便多了起来。他虽然是西北汉子，但细腻之处，并不下于南方人。他工作细致，又热心，《文选》学会有他的力助，的确令人高兴。因了《文选》学会的工作，我们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对他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前时志伟兄来信，说将把他的《汉魏六朝文史论衡》书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请我作

一小序。我为他的研究成就感到高兴，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国内最好的专业出版社之一，我购买的学术书籍大半出于该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的学术著作，对建国后成长的学者起到了培养和提拔的作用，能在这个出版社出版学术成果，是古代文史研究者所期待的事，这也说明志伟兄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的确如此，志伟兄笃志于学，勤奋努力，坚守专业，他对中古文学的研究和理解，系统、深入而有新见。他的基本功好，能考能论，又常常能于小处见大。比如《曹操“捉刀”叙事考论》一文，便是典型的代表。一条以数十个字记载的“捉刀”的简单故事，竟让他考辨出这么多深藏着的内蕴，真让人佩服他深厚的积累和研究的能力。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而文字也非常滋润，读起来既得到学术上的启发，又不感到枯燥乏味。他的其他几篇考订文章，也都显示出这样的特点，可以看出志伟兄在西北师范大学受到了极好的学术训练。考辨能够见出一个学者的研究功力，但现代学者仅有考辨还不够，考辨旨在厘清史实，章明真伪，在此基础之上对研究对象的理论阐述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所理解的理论阐述是有史实依据的分析，不是搬弄概念，或者主观议论称“我以为”之类。志伟兄也善于理论阐述，是属于前一种的。比如《陆贾与汉初的道德重构及文化复兴》，就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这也看出志伟兄的理论研究能力。能够考辨，而且愿意考辨，显示的不仅是能力，其实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在考辨基础上进行理论阐述，显示的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结合得好，则是学术格局的形成，这是现代学者应该具有的研究素质。

不过，志伟兄让我来为他作序，的确让我为难，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且从未给人写过序，不知序如何写，应该说些什么，更何况是志伟兄这样有成就的同道呢？但经不起志伟兄的盛情，便把我们相识的经过以及我对他研究的认识，供述于上，

聊以塞责。不过,我对他学术研究的看法,却是真心的,又确非塞责二字可以搪塞的了。

是为序。

徐 刚

二〇一二年六月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序二

力之

2009年8月在扬州参加第八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的28日晚23时至翌日5时多听志伟兄论《水浒》，至为畅快。此真高者之言也，故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慨。此后，电话来往，论文甚欢。去岁春，志伟兄说：“拟出《汉魏六朝文史论衡》一书，望吾兄序之。”听罢斯言，还真的吓一跳，以笔者之浅陋而序之，是无异于用至粗糙之器而装尚未广为人知之上品佳酿。然志伟兄“傻劲”十足，辨说：“汤公，我向所敬仰之学术大家，其哲孙序波先生编《汤炳正书信集》而吾兄序之；敏泽先生之《中国美学思想史》真上乘之作也，而其再版时《后记》有云吾兄如何如何。”然余终不敢应之。不经意间，草又青青。本以为志伟兄已经“清醒”过来，谁知其最近又重提此事，且说所以这么久，乃因欲对书稿好好打磨，然牵于他事而迁延至今。蓦地，我想起了前不久与志伟兄纵论时，其所引袁中郎《行素园存稿引》之“物之传者必以质。……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与崔述《崔东壁遗书》附录“自定全书目录”之“人惟心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不得不假纸笔以书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计也”等说，知志伟兄真的不在乎自己大著问世之最初是否会因余之小序而减价，而更看重彼此间因共同的学术理念所结下之友谊，感慨久之，只好遵命了。